

斯大林死亡之谜

◆ 郑异凡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关于他的死因迄今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中毒身亡,有的说当年苏共领导“集体无作为”导致死亡。还有一说,在孔策沃别墅抢救和死亡的不是斯大林本人,而是他的替身……种种说法,令人莫衷一是。

2011年4月21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发表了斯大林的医生亚历山大·米雅斯尼科夫回忆录的片段,披露了医疗专家抢救斯大林的全过程,以及斯大林最后死亡的详细情况。

米雅斯尼科夫是苏联时期著名的内科医生。卫国战争时期他是苏联海军总主治医师,后来是苏联医学科学院主席团委员。他的回忆录手稿完成于1965年,此后不久他去世,按照惯例,手稿被安全机关没收,事过半个多世纪,直到不久前才从档案库取出归还他的孙子。手稿将以《我为斯大林看病》的书名出版。

1953年3月2日夜深,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特工来到米雅斯尼科夫医生家,请他去“生病的主人”那儿。特工的深夜拜访通常都不是好事,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来,米雅斯尼科夫匆匆告别妻子,车子已等在下面。到达别墅后,米雅斯尼科夫看到几位医生已先期到达,其中有卫生部长鲁科姆斯基教授。部长介绍说,3月2日夜斯大林脑溢血发作,失去知觉,失语,右手和右腿瘫痪。据警卫说,前一天从晚上到深夜,斯大林还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工作。卫队的值班军官3点钟还通过锁孔看见他坐在办公桌旁。办公室的灯一直亮着,和往常一样。斯大林睡在另一个房间,办公室有沙发,他常在沙发上休息。早上7点钟,警卫再次通过锁孔观看,看到斯大林躺在桌子和沙发之间的地上,已失去知觉。警卫们把病人抬上沙发,他就在这里

一直躺到最后时刻。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叫来医生伊凡诺夫·涅兹纳莫夫,不久卫生部长鲁科姆斯基也赶到了——他们一早就在这里了。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到来打断了医生的会诊,他俩总是一道来去。贝利亚对医生说,党和人民遭受了不幸,但相信我们会尽医学之所能的。他说:“请大家记住,党和政府绝对相信你们,你们认为需要采取的一切措施,从我们方面只会完全赞同和提供帮助,不会有别的。”说这些话显然是因为刚破获“克里姆林宫医生谋杀案”,多名教授成为“凶手”,还关在监狱等待死刑。米雅斯尼科夫对病人进行了检查。据他说,斯大林沉沉地躺着,显得矮小、微胖,格鲁吉亚人的普普通通的脸变得歪曲了,右肢像条鞭子平放着。他沉重地喘气,时而轻,时而重。血压为210/110,心律失常,白血球增多至17000,高烧,尿液中有一些蛋白和红血球。对心脏的听诊和敲诊未发现异常。肺的两侧和正面未发现病态。诊断是明确的:“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引发大脑左半球出血。”医生们轮流守候在病人身旁,睡在隔壁的房间。经常有某位政治局委员来看病人,最常来的是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米高扬。

3月3日,医生们回答马林科夫的问题说,死亡无法避免。“马林科夫暗示,他等的就是这个结论,但他随即表示,希望采取医疗措施,但不能保持生命,至少要设法尽量延长时间。我们理解,这是需要时间来组织新的政权,同时也为舆论做好准备”——米雅斯尼科夫说。3月4日2点,医生们起草了斯大林病情的第一份公告。各医学机构——卫生部学术委

员会、科学院主席团以及一些研究所都召开会议,讨论帮助治疗斯大林的办法,并把建议送交会诊组。据医生说,这一整天斯大林沉重地喘气,偶尔发出呻吟声。“只有一瞬间他用若有所思的眼神环顾了一下周围的人。但眼神没有表示出什么来,又昏睡过去。夜里他多次濒临死亡”。

3月4日,参加会诊的一位医生突然想起,是否忽略了心肌梗死问题。于是从医院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做了心电图,她肯定说:“是的,心肌梗死。”这使医生们惊慌不安,因为到现在为止,诊断书上都没有提到心肌梗死的可能性,失去知觉的斯大林当然不会诉说心区疼痛,但白血球增多和发烧都可能表示心肌梗死。会诊小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们担心受到故意不做心肌梗死的心电图的指责(此前的“医生谋杀案”就是这样说的)。最后还是米雅斯尼科夫首先提出一种说法:“心电图的变化对诊断心肌梗死是不够的……我在海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同行在检查颅骨内伤的时候看到过这种曲线。中风也会出现这种曲线。”神经病学家表示赞同:曲线可能是脑的,无论如何,基本诊断是脑出血,这是很清楚的。会诊大夫决定不承认心肌梗死,而把一切归结为中风。为防万一在诊断书上补写:“由于出血流向大脑基础神经节造成的血管舒缩遭到破坏,出血的病灶可能在心肌。”此时代表中央值班的布尔加宁。米雅斯尼科夫发现,他不疑地指着他们,也许还有点敌意。他肩上的元帅勋章的星星闪闪发光,脸部浮肿,前额有一绺头发,胡子有点像某位沙皇,或者像日俄战争期间的将军。他站在沙发旁边问道:“米雅斯尼科夫教授。他吐的血是从哪儿来的?”米

回答说:“也许是由于高血压和中风造成的胃壁毛细血管出血的结果。”“也许?”他不怀好意地重复。给“皇上”看病要冒多大的风险!

3月5日全天,医生们有的打针,有的写日志,有的写病情公报,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们聚集在二楼。政治局委员们去看垂死的领袖,他们按官阶依次俯身从门口看望,不敢走近垂死的“主人”。矮胖的赫鲁晓夫也扶着门观看,大家严格遵守等级次序:前面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然后是伏罗希洛夫,接着是卡冈诺维奇,再后是布尔加宁、米高扬。莫洛托夫不舒服,他患流感引起肺炎,但也来过两三次,作短暂停留。关于肠胃出血的说明写进了日志,也写进了病案总结。病人还在喘气,但一小时一小时地接近死亡。

3月5日晚上9点50分,死亡终于来临。当医生们确定脉搏摸不着了,呼吸停止了,心脏停止跳动了,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儿子瓦西里和警卫们悄悄进入了空荡荡的大厅,大家一动不动地静静待了30分钟,甚至更久。

米雅斯尼科夫写道:“毫无疑问,一桩历史大事件完成了。一位领袖离开了人世,全国,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全世界,都曾在此人面前颤抖。不久前还是拥有无限权力的、不可企及的人物,现在成为可怜的苍白的一具尸体,而再往后,他将作为干尸躺在陵墓里(不过如后来所看到的,为时不久,然后,像所有普通人的尸体一样,变成一具遗骸)。默默站着的时候,我们各人都在想各人的事,但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感到我们国家、我们人民的生活一定会发生变化,也不能不发生变化。”

3月6日11至12点,在莫斯科谢切诺夫医学研究所生物化学教研室,对斯大林的遗体进行了解剖。会诊小组的成员中只有米雅斯尼科夫和鲁科姆斯基参加。由荣获列宁勋章的莫斯科医学研究所教授斯特鲁科夫操刀。解剖过程中医生们最担心的就是:心脏怎么样?没有发现心肌梗死,但整个分泌肠胃液的地方充满小出血点。大脑左半球皮质神经节区域脑溢血的病灶有李子那么大。这些病变是高血压所致。脑动脉因动脉粥样硬化严重受损。解剖中看到严重的脑动脉硬化,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延续多年的疾病对斯大林的状况,对他的性格、行为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米雅斯尼科夫就此写道:

很清楚,脑动脉硬化会影响脑细胞的营养,从而损害神经系统的功能。首先,在高级神经活动方面抑制过程减弱,其中包括所谓区分过程,不难想象,在斯大林的行为举止上,这表现在失去判别好坏、利害、敌友,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能力。同时强化个性特点:有点疑心的人变成病态多疑的人,开始出现迫害的念头——这些完全符合斯大林最后几年的行为。我认为,在评价人和事时丧失分寸、极端固执,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脑动脉硬化造成的(准确点说,动脉粥样硬化强化了这些特征)。管理国家的实际上是一个病人。他隐瞒自己的病情,回避就医,害怕病情暴露。

米雅斯尼科夫的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不过这并非自二战以后开始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暴露无遗,那时斯大林未必患有严重的脑动脉硬化。摘自2013年第12期《同舟共进》

筱文艳:生我不负淮剧情

乔谷凡



剧演员出身,身材魁梧,扮相俊美,特别是他的嗓音洪亮、厚实,在当时是屈指可数的“红生”,他演的《关公辞曹》脍炙人口,无人能比。筱文艳久闻他为人厚道,因此当陈为翰相邀时,她没有犹豫,一口应允。这一年的农历九月,她履约到了高升大戏园。高升大戏园在大白钟鸣附近,即胶州路长寿路口(解放后改成燎原电影院)。

抗战以前,整个上海有三个淮剧场地,即是南市的民乐大戏园,闸北的凤翔舞台,斜桥的黄山大戏园。至于普陀的沪西大戏园和高升大戏园,还是京、淮剧种同台演出。八一三事变后,“民乐”改演越剧,“凤翔”停办,淮剧的主要演出地点移到了“沪西”和“高升”。于是,这里自然成为淮剧中心,一个淮剧演员如果在这里站不住脚,就永远成了无名角;反之,在这里唱好了,你就红了。但是,到这里来演出,戏既好唱,又难唱。说好唱,因为这里是纺织工人集中的地方,大的纱厂就有近十家(即解放后的国棉一厂、二厂、四厂、五厂、六厂、七厂、十四厂、二十一厂、二十二厂等)。厂里的工人绝大多数是苏北人,因而淮剧拥有大量的观众。说不好唱,“高升”“沪西”两家戏园咫尺相对,如果同期演出,颇有一些打擂台的味道,唱不好则会造那家热热闹闹,这家冷冷清清,使人难堪。再说,筱文艳长期在南市演出,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沪西的观众不大可能到南市去看戏,所以在这里筱文艳缺乏观众基础。事有凑巧,偏是怕什么来什么。筱文艳初到“高升”,马麟童正好在沪西大戏园演出,客观上成了筱、马对决。

马麟童当时早已出名,他的班底大部分是亲属,自己也备有衣箱,可谓名声大、实力厚、艺术精,上海滩上找不出第二家淮剧班子可以与其比肩。筱文艳出道迟,属于晚生小辈,知名度不高,与马麟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不是一个级别。但是,筱文艳不怕,倒不是艺高胆大,也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是心态好。她另有一番考量,觉得与马麟童靠得近,可以向他学习,反正自己年轻,初出茅庐,唱得好不好都不打紧。唱得好,马麟童也不会介意;唱得不好,马麟童也不会讥笑。筱文艳没有退却,于是你打你的锣,我敲我的鼓,好戏上演了。

19.一直在灯影里偷偷地看他

古子樱的妹妹惠子,一直安静地盘坐在那里,听他们说话时,眼睛一直在笑。当袁朴生把一个惟妙惟肖的紫砂花生送给她时,她的脸涨红了,嘴里轻轻地反复说着什么,不住地给袁朴生鞠躬。大家都笑了。古子樱说,我妹妹内向,她说她不敢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袁朴生发现古子樱的妹妹惠子一直在灯影里偷偷地看他。

晚饭袁朴生并没有吃饱。尽管摆了满满一桌子菜,但都是小碟菜的,那些日本菜,什么生鱼片、金枪鱼寿司、土豆奶汁烤菜、大葱葱饭团、牛蒡片泡菜、海鳗鸡骨汤,不是腥味太大,就是过于清淡不对胃口。碟子又那么小,他几乎不敢下筷子。虽然古子樱不断地给他挟菜,但他觉得这跟小孩玩家家差不多。突然想起在龙窑上跟武小够他们吃着猪头肉、猪尾巴大碗喝酒的劲头。神情就不由地有些落寞。

饭后,古子樱领着袁朴生参观整个三岛宅邸。让袁朴生诧异的是,每个房间收拾得很干净,但就是空荡荡的,没什么家具,也没有漂亮的饰品、古董、绘画和挂毯之类的东西。古子樱看出了袁朴生的心思,说,日本人崇尚一种绝对清静、洗练。我们的眼前不需要任何给人带来满足感并且锁住我们视线的东西。袁朴生看了他一眼,说,你一回到日本,说话就让我听不懂了。古子樱赶紧解释说,师傅你看,榻榻米、隔扇纸、墙壁,还有铺着杉木板的天花板——正是这些柔和的中间色调,营造出的气氛让人心境平和,使房间宁静而雅致。袁朴生懵懂地跟着他,七拐八弯地走到后院,一间上了锁的房间被打开了,看样子这里一直无人居住,显然是临时打扫的,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陈旧灰尘的味道。房间格调还是素雅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清雅的画,矮矮的壁架上摆放着一件古色古香的青铜器。其他再找不到一样东西。古子樱说,师傅,这就是你下榻的房间,隔壁就是浴室,大木桶里,热水已经给你烧好了。

袁朴生的第一次惊吓是从他赤身裸体跳进木桶里开始的。这椭圆型的木桶,既大且深,他好想痛痛快快洗个澡,然后好好睡一觉。水烫得炙人,不过躺在里面确实很舒服。

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放松,袁朴生闭上眼,恍恍惚惚的,突然涌上一阵异国他乡的孤独感。慢慢地,心里又浮起莫水蓉与他临别前那缱绻一夜的情景。似乎木桶里的热水还在加温,周身发烫。微微睁开眼,仿佛氤氲的水汽里有个人影在晃动。一会儿还听到很近的地方有撩水的声音。他一惊,恍惚看到一个极白皙的身体一闪,便不由地从木桶里站了起来。让他惊呆的是,一个一丝不挂的女子正从另一个大木桶里站起来,微微地朝他笑着,嘴里咕嘈了一句什么话,然后就咯咯地笑起来。

竟然是古子樱的妹妹惠子。

袁朴生慌忙背过身子,低下头坐在木桶里,大气也不敢出。

一会儿惠子竟端着一盆热水朝这里走来了。没等袁朴生反应过来,就把一盆热水倒进了袁朴生的木桶里。他的心怦怦跳着,不知该如何是好。莫非这是古子樱安排的?这个东洋赤佬,怎么可以拿自己妹妹来跟他开这样的玩笑!

惠子却如人无人之境,她放下水盆,就站在离袁朴生很近的地方,背过去,仔细地擦洗着他洁白柔美的身体。一直到她认为已经洗干净了,才慢慢地把自己擦干,披着一条鲜艳的浴巾,趿着木屐离开。那种笃笃的木屐声很安详,跟她的神色一样的自然优雅,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由于趴在热水里泡得太久,袁朴生站起来的时候,双脚都泡得发白了。他把古子樱叫到自己房间里,要他解释刚才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

古子樱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在日本,男女同浴是一种古老的风俗,这跟我们的民族崇尚天真无邪的质朴有关。镇上有男女同浴的大澡堂,明天你要有兴趣可以去看看,男男女女都在一个池子里,谁也不会去刻意观察别人。惠子在给你烧洗澡水,这是对客人的礼遇。然后她自己顺便也洗了个澡。如此而已。

太阳一落山,整个常滑就醉了。灰蒙蒙的街巷里,飘拂着浑浊的酒气。

袁朴生惊奇地发现,这里的小酒馆,比古蜀街要多出好多倍。几乎,有一根烟卤就有一个挂着酒幌的小馆子。

国壶

徐风

